

消失的中國威脅？以聖彼得堡 「波羅的海明珠」計劃爭議為例

康世昊*

摘要

中俄兩國在晚近的正式外交關係上，克服過去數十年來的疑慮，從宣稱互為友好和平再進展為戰略夥伴關係，以追求彼此利益的增長。本文一至三節介紹兩國政府的支持下，中方公司於 2003 年提議在聖彼得堡市投資興建的「波羅的海明珠計劃」是中國對俄最大直接投資項目。此一建設計劃被中國與俄羅斯雙方期許為當代中國向歐洲文化展現其與現代性接軌的成績。第四節則呈現計劃宣佈初期，彼得堡居民為何擔憂這將會是中國城 (Chinatown) 效應的開始而有多次抗議行動。這些擔憂直接聯結中國擴張威脅內涵，更體現兩國互動關係的特點。本文採取社會建構論的途徑，於五和六節中探究此一工程投資合作項目背後所隱含的政治社會互動關係，藉此提供一個新的視野，探究異族想像、現代性與認同政治在兩國關係建構下如何移動。

關鍵詞：中國威脅、社會建構、資本、認同政治、歐洲想像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壹、前言

歷史的發展有時看來是巧合，實則更應是世界政經體系的變遷使然。蘇聯解體於上世紀 90 年代末，正值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進入新的階段，來自世界各地的外資大量投入中國，創造了總體經濟指標 GDP 的連年高速成長，更帶來了技術轉移與產業更新的機會，建構出各類產業快速發展的「世界工廠」圖像。相對與此，俄羅斯的經濟與產業變化則差強人意。雖然自普欽於 2000 年掌權以來，憑藉出口的天然資源在價格與市場上與全世界接軌，俄羅斯總體經濟亦呈現穩健成長，但工業生產仍未恢復 1990 年的水平。在此背景下，中俄雙方對於彼此的互動關係一方面宣稱目前的兩國關係是自 20 世紀 50 年代以後歷史上最好的，經貿往來也持續升溫；另一方面，不管就歷史上，亦或是國際競爭上，中俄兩國間始終存在其所選擇的改革與發展途徑更能提供經濟生活改善的微妙比較心態。²

今年 3 月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俄羅斯，中俄兩國之間的合作與競爭關係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他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詞就特別提到：「中國的崛起與壯大，中國發展壯大帶給世界更多機遇，而不是威脅，中國夢將造福各國人民」。³這個說明，不僅是針對世界各國，更像是對俄國的再次保證。

習近平的講話自然有其政治考量，隨著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的快速增長，中國人的身影越來越頻繁地活躍在世界各個地方，國際上關於「中國人口對外擴張威脅」的議論不時有所著墨。俄羅斯作為與中國有數千公裏陸地邊境線的北方鄰

² 羅燕明譯，Andrei Ostrovsky，〈中俄經濟改革比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第 3 期，2004 年，頁 122-126。及 Xiaolu Wang,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Transition in China and Rus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China Economist*, Vol. 4, No. 2, 2009, pp. 52-61.

³ 文匯網訊，〈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演講全文〉，《香港文匯網》，2013 年 3 月 23 日，<<http://news.wenweipo.com/2013/03/23/IN1303230072.htm>>。



國，對「中國威脅」(Китайская угроза; Chinese threat)反應一度也頗為強烈。儘管從 1994 年起，兩國關係不斷獲得改善、深化和加強，2001 年中俄簽署了關於睦鄰、友好、合作的相關文件，而 2005 年 6 月，兩國更在海參崴互換《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批准書，宣告徹底解決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兩國的互信層次理應更上一層樓。現實上，在俄羅斯官員非正式的意見或是社會輿論的討論中，或是一般百姓的日常生活話題裡，關於「中國在俄羅斯進行人口擴張」的疑懼討論仍是處處可見。

貳、「中國威脅論」浮現背景

俄國的中國威脅恐懼首先起自兩國人口分佈特性這一不平衡的數量對比上：在俄羅斯遠東地區中俄邊境線一邊，生活著成千上萬苦於資源匱乏但願意為小康之境忍耐一切的中國人；而另一邊，人口稀少的俄羅斯人則為難著如何開發資源豐富的廣袤土地。較之靜態的數據對比更可怕的是兩國人口互為消長的長期趨勢，中國人口還在迅速增加，俄羅斯人口卻持續減少。20 世紀初的著名遠東問題政論家梅爾庫洛夫 (Спиридон Меркулов; Spiridon Merkulov) 曾出版過一本題為《阿穆爾邊疆區的殖民化問題》("Вопросы колонизации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Problems of Priamur Region's Colonisation) 的著名小冊子。文中他即提出，這一地區未來將無可避免地被「黃種」勞工所占據，由於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平庸無能以及俄羅斯人缺乏適應能力，使得問題嚴重性更為可能。⁴

俄羅斯的中國威脅論遂從前述狀態直接推論：「中國人將蜂擁而至，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按照中國威脅論鼓吹者的預計，「可能數十年後，俄羅斯的遠東領土就將被中國移民占領」。⁵ 部分俄羅斯學者從歷史的詮釋則進一步加深

⁴ Спиридон Меркулов, *Вопросы колонизации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СПб., 1911.

⁵ 陳季冰，〈人口、資源、環境威脅〉，第 79 節：第七章，「中國威脅論」—當代的兩種「中國想像」，《下一站，中國》(下)，(上海：



了這股恐懼，因為俄羅斯遠東的大片國土在歷史上原本曾屬於中國，是清朝末年在當時沙俄帝國的武力勝利下被迫割讓的。學者甚至擔心中國政府會因此而支持和鼓勵旨在占據俄羅斯遠東領土的有計劃的移民遷徙活動。這樣的恐懼可說是百年前類似擔憂的翻版。一份 2005 年於俄羅斯境內所進行的調查顯示，有將近 2/3 的俄羅斯人認為，中國人參與開發俄羅斯遠東地區應視為是一種「威脅」；而在它的遠東地區，持這種觀點的民眾比例則超過 80%。⁶

值得注意的是遠東地區的中國威脅論高漲，很大程度和濱海邊疆區前任行政長官納茲德拉堅科（Евгений Наздратенко; Evgenii Nazdratenko）的鼓動有關。⁷ 利用中國威脅牌，納茲德拉堅科得以在多次權鬥中抗拒莫斯科干涉或要求中央妥協。部分俄羅斯高階官員也有意或無意地強化這些訊息，例如在 2006 年 3 月，主管移民事務的俄羅斯聯邦移民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миграционная служба; Federal Migration Service）局長拉莫旦諾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Ромодановский; Constantin Romodanovskii），在國家杜馬的詢答中就表示「中國人大規模向遠東區移民的情勢已瀕臨危險邊緣」。其後續任的代理局長帕斯塔伏寧（Вячеслав Поставнин; Vyachslav Postavnin）在新聞訪談中更公開表示有兩億中國人打算到俄羅斯。這類消息再進一步傳為「會有兩億中國人打算遷居遠東，目的就是侵占俄羅斯的領土」。⁸

以上指涉的中國威脅論，主要是中國人口擴張威脅，然而在俄羅斯，這一術語所涵蓋的內容還包含不同領域及不同

文 匯 出 版 社 ， 2008 年) ，
<<http://data.book.hexun.com.tw/chapter-2896-4-10.shtml>>。

⁶ 同上註。雖然同年 11 月 VTsIOM 的調查又顯示，如果選擇哪一個國家將對俄羅斯造成威脅，則 30% 選擇美國，17% 認為是中國。

⁷ 董曉陽，《俄羅斯利益集團》（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 年），頁 317-318。

⁸ Банкфакс, “200 миллионов Китайцев готовы выехать из КНР в Россию,” *Банкфакс*, Сентябрь 18, 2006, <<http://bankfax.info/news/37798/>>.



憂心程度構造成的不同認知。例如俄羅斯政府責成高等經濟研究院等專家組建的「策略 2020」（Стратегия-2020; Strategy-2020）這一論壇平台提出的專家報告，雖然也提及中國的威脅存在，但所指的其實是中國作為經濟競爭上的對手。⁹前述認知與傳統國際關係定義上的國家安全利益的威脅，與中國人「疑懼」現象較有差異。綜觀以上幾點現象，中國威脅涵蓋的內容包括：領土人口遷徙的威脅、主權宣示的威脅、經濟競爭的威脅，而民間最在乎的後果憂慮則是人口遷徙對生活品質的威脅。若從社會學的研究角度觀察，日常生活裡俄羅斯人對中國人的傳統印象諸如倒爺¹⁰、非法移民、毒犯等與中國人口移動與擴張的威脅，進一步轉化為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心理的運作機制：透過某特定事件激發下的詮釋，「我族」選擇性地形構出對「異族」的想像共同體。

Benedict Anderson 在其論民族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指出：民族主義是一想像的政治共同體，而政治是人們所想像出來的一種彼此之間的關係，權力則掌握在控制人們想像的機構的統治者上。¹¹ 更重要的是，這些最後的想像經常是由多個破碎的，片斷的想像進入政治操作中發酵，並透過各自可以發揮的公共場域，影響人們對另一個族群的認知。民族主義依靠對異民族的簡化想像，更易於反向確定自己族群文化的邊界，並使得所謂的異族威脅論能引起更多民眾的參與。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欲分析的案例提供一個典範型的對照參考。一個計劃發想於 2003 年，由上海的投資公司預期標下並建設的聖彼得堡市新市區工程投資項目—《波羅的海明珠》計劃(Балтийская Жемчужина; Baltic Pearl)，卻在

⁹ Финмаркет, “Стратегия-2020: Китай - главная угроза для России,” Финмаркет, Марта 15 2012, <<http://www.finmarket.ru/z/nws/hotnews.asp?id=2812360>>.

¹⁰ 指利用兩地之間價格差異，倒買倒賣貨物於另一市場，賺取利潤的商人。且其貨物通常品質較差或毫無保障，並逃避海關貨物檢查，甚至利用非法走私管道進入市場。很多俄羅斯人對中國人的第一印象常由此而來。

¹¹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2005-2006 年間引發該市於蘇聯解體後首次針對中國的抗議行動。相對於遠東地區最高的邊境人口移住可能性，位處歐俄地區的聖彼得堡仍然能挑動俄羅斯人的敏感情節，疑懼大量中國移民將藉此入住該市，可見中國威脅的心理狀態並非只在遠東地區中俄相鄰邊界引發不安全感。再者，抗議行動背後牽涉到許多俄羅斯人對中國人的傳統印象包括走私犯，廉價非法偷渡勞工尤其是聚居等偏見，這些擔憂就擴散聯結到俄中關係下的威脅論內涵。例如來自中國的「投資者」，如何「說服」當地俄國人「慣習」(habituated)下的「另一種中國人形象」(毒販和廉價非法勞工)。而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努力從投資計劃下手是如何從多種中國人形象的存在打造出一個被接受的新認同(identity/perception)?

本文從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角度，提供一個新的案例，考察資本、合作、社會緊張、認同的主客體化等因素，分析此一兩國政治領導階層倡議下的工程投資合作項目背後所隱含的政治社會互動關係，解釋中俄兩國戰略夥伴關係下，中國威脅的恐懼如何抑制，如何進一步移動。¹²

參、移動－中國資本

《波羅的海明珠》計劃的中方規劃者為上海海外聯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計劃名稱特別成立的子公司，中方總投資達 13.46 億美元，佔地面積達 208 公頃，所在地為聖彼得堡市西南方臨近芬蘭灣的「紅村區」(Красносельский район; Krasnosel'skii region)。整個項目預計從 2006 年起，預定以 6 到 8 年的時間完成。該項目是迄今為止聖彼得堡市最大的不動產投資項目，包含住宅、辦公室、旅館、商業中心和其它

¹² 建構論的內涵在不同論述中多有不同，這裡應包含三個主要因素。其首要的因素是「共有知識」，第二個是物質性因素的作用(例如資本)。第三是社會結構存在的條件。共有知識指行為者在一個特定社會環境中共同接受的認知和想像。在這個環境中，共有知識建構行為者的認同和利益。本文所指的社會結構論以 Wendt 的「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行為者-結構問題」(1987)為參考框架，但強調國與國關係乃特定政治經濟需求變遷條件下，資本與認同政治互構下的政治宣告。



社會服務設施等多方位功能。開發商預計完工後可以提供聖彼得堡市民 170 多萬平方米的高水準住宅，供 3.5 萬人居住，為 1.5 萬人提供就業機會，形成一個聖彼得堡市郊的新居民社區。中國與俄羅斯雙方也把此一投資計劃擬為當代中國向歐洲文化展現其現代性進程的成績。當時的聖彼得堡市市長馬特維延科(Валентина Мативенко; Valentina Mativenko)在項目奠基儀式上就表示波羅的海明珠項目可以比作「中國投資者遞向俄羅斯和歐洲的『名片』」。¹³

事實上，這個項目計劃從一開始就是中俄雙方高層 2002 年為提高兩國的經濟合作內涵所形成的。2006 年 3 月 21 日，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俄羅斯總統普欽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Vladimir Putin) 的共同見證下，投資方、中國進出口銀行與聖彼得堡市共同簽署項目戰略合作協議。這個協議不僅給予該項目建設提供了堅實的品質保證和信譽保障，對於俄中關係發展上更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社會意義。因為它既是迄今為止聖彼得堡市所獲得的最大外資合作項目，也是中國在俄羅斯的最大戰略投資和最大直接投資項目，中俄雙方最高層領袖都相當重視此一合作項目，從雙方高層各級政治領袖多次到訪參觀此案可見一斑。2008 年 5 月 24 日，時任總統的梅德維傑夫 (Дмитри Медведев, Dmitri Medvedev) 在北京大學公開發表了《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基礎在於科技創新》的演講，將《波羅的海明珠》項目選為唯一一個進行重點說明的中國對俄投資實例。這些動作都證明本計劃的指標

¹³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聖彼得堡總領事館，〈中國人在俄羅斯聖彼得堡托起「波羅的海明珠」〉，2006 年 8 月 12 日，〈<http://saint-petersburg.china-consulate.org/chn/dtxw/t269472.htm>〉。有趣的是，在此之前，俄國政府一直以發展遠東地區，為俄羅斯經濟戰略的關鍵性發展為戰略主軸；2007 年普欽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所簽訂的「中俄聯合聲明」中，雙方要求俄羅斯的「俄羅斯遠東與外貝加爾地區 2013 年前經濟社會發展聯邦專項綱領」與中國的「中國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綱領」兩者做一系統的整合。而西北地區並非俄中經濟合作的首選。參考自王奕超，〈俄羅斯對中國的經濟戰略——以遠東地區區域整合為例〉，發表於「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理論與實務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2010 年 6 月 12 日）。



性與所受到的高度注目。雙方更同步宣稱《波羅的海明珠》重在實現中俄雙方的互利雙贏，必須視為俄中雙方重大戰略性合作項目的新典範。

時任俄羅斯商務部長的格列夫 (Герман Греф, German Gref)甚至將修建《波羅的海明珠》與彼得大帝修建彼得堡相提並論，他說，「當年彼得大帝在一片沼澤地上修建了彼得堡，是大無畏的英雄創舉，你們中國人今天來到這裡修建『《波羅的海明珠》』，也是大無畏的英雄」。¹⁴格列夫的溢美之詞背後實為俄方高層的經濟戰略考量：俄國本身的建設公司無法提供足供的住宅與區域發展計劃，更重要的是這些發展計劃都將帶來沈重的初期資金與融資壓力。因此中國建設公司提供的資金、施工效率和廉價勞動力都是很好的選擇。¹⁵對一部分俄羅斯行政官員們來說，限制外商進入市場並無實際意義，畢竟俄國建築業的發展仍不發達，官員卻需要儘快完成國家制定的住房建設計劃，使住宅建設總量增加。一如聯邦抵押貸款署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ипотечного жилищного кредитования, Federal Agency of Housing Mortgage Lending) 署長謝苗年卡 (Александр Семеняка, Aleksandr Semenyaka) 亦大聲疾呼，應當吸引中國人來大規模建設住宅，因為俄國公司顯然沒有足夠的能力。

對中方來說，此計劃作為一戰略性投資，一方面要超越過去不成功的經濟合作項目，二是更要改變俄羅斯人心中對中國商人多是倒爺的刻板形象。儘管俄方行政官員也公開表示這個項目充分體現了中俄互利雙贏的原則，必將成為聖彼

¹⁴ 李垂發，〈中國建「波羅的海明珠」工程受到俄羅斯人的稱讚〉，《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和規劃協會》，2008年6月6日，<<http://www.ciodpa.org.cn/Detail.asp?ID=1151>>。作者為經濟日報駐莫斯科記者，並為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和規劃協會常務理事。

¹⁵ 按《專家雜誌》(Эксперт)報導指稱，在此之前，俄國市場上主要的外國營造建設公司來自土耳其，差別在於中國公司的資金與融資能力來得更強，因為有國家的支持。見 Илья Ступин, “Сегодня-подряд, завтра-главкитайстрой,” *Эксперт*, 44 (578), November 27, 2006, <http://expert.ru/expert/2006/44/v_rossiyu_idut_kitayskie_stroiteli/>.



得堡市新的經濟增長點。該計畫案卻在推出之時立刻在民間輿論引起不少質疑甚至反對聲音，反對者言辭激烈，批評俄國地區行政官員根本是被中國利益收買。即使在第一批建案於 2012 年完成並有民眾入住後，和計畫案相關的質疑仍不時在俄羅斯民眾間傳為話題。

肆、威脅性想像－從中資到 Chinatown

這個計畫案從消息傳開起，立即在聖彼得堡市引發不少質疑與反對聲浪，反對者組織過數次公開性的集會抗議。抗議浪潮初期的反對者還包括工程建地上原是當地風帆俱樂部「波羅的海人」(Балтиец; Baltic Man)的用地，該風帆俱樂部以該計畫將影響其使用領域的理由藉此反對開發案。另外有些人則是因為珍寶島事件而強調中俄間的主權矛盾未決，所以俄國必須戒慎中國勢力進入。在與前述中國威脅論氛圍相結合的環境下，許多聖彼得堡當地民眾第一個聯想到的是中國人會把「波羅的海明珠」這個社區變成一個封閉的唐人街或中國城，大量的中國人將會來到聖彼得堡居住，而中國人還會搶了他們的工作。反對此一開發計畫的種種的擔憂裡一些說法帶有明顯的歧視意味，並且已和中國威脅論的觀點相合，例如持反對立場的聖彼得堡市市議員安德烈夫(Сергей Андреев; Sergei Andreev)鼓動說「中國人正要利用人口優勢奪取世界」¹⁶。另外還有一種說法是「今天讓十名中國人居留聖彼得堡，明天便會有數以百計的中國人擁來」。對反對者來說，中國來的投資不過是「入侵」的前奏。

抗議行動於是喊出「別把彼得堡變成北方上海」(Не превращайте Петербург в Северный Шанхай!; Don't turn Petersburg into Northern Shanghai)等口號。當時一個民意調查機構展示民調結果，43%人對修建「中國城」感到憂慮。¹⁷ 2005 年 2 月起，反對聲音進一步組織化，在聖彼得堡市有兩

¹⁶ Анна Рудницкая and Татьяна Ромашенкова, “Желтый всадник,” *Огонек*, No. 36, Сентябрь, 5-11, 2005, <<http://www.ogoniok.com/4910/5/>>.

¹⁷ 同註 13。



個民間組織與前述市議員曾經發起倡議，要求對是否修建「中國城」的方案進行公民投票。同年6月6日，反對團體拜訪了市議會，要求凍結該計劃案。當時市區裡還發生了中國留學生受攻擊事件，中國媒體也曾懷疑可能和該計劃項目引起的反彈有關。

項目推動主事者並沒有漠視街頭抗議行動的反對聲浪。中國開發商認為，反對聲浪興起是由於文化的差異以及缺乏溝通和了解。他們認為反對呼聲高漲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方面是中國方面對工程項目的宣傳不夠，引起了當地人的誤會，俄羅斯民眾不知道「中國人」是為他們蓋房子、建社區，他們反以為中國是要為自己修建萬人大社區，將來會有幾萬中國人住在一起構成威脅；另一方面，這段時間剛好就是部分俄羅斯政治人物大肆炒作，借此宣揚「中國威脅論」、「中國入侵論」的時機。中國方面點名的就是像前述俄羅斯移民署的負責人總是公開宣稱，反對在俄羅斯修建「中國城」、「對俄羅斯來說，像唐人街那樣的華人聚居區是不可接受的」。¹⁸ 開發商甚至也了解到這應是前述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對中國影響力的反彈，「他們錯以為發揚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就可以重振俄羅斯雄風，從而演變成對國際經濟活動的反動。這種思潮雖然不構成政治上的主流，但在民間卻有廣泛的心理認同。對於中國的崛起，從俄羅斯政府到俄羅斯人民反應十分複雜，這也是斯拉夫情結的表現」。¹⁹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莫斯科，一個差不多與它同時開工的，同樣由中國企業投資的商務中心項目「華明園」(Парк Хуамин; Huaming Park)也遭到了類似的抵制，於是莫斯科市政府官員不得不再三保證，莫斯科絕不會出現「唐人街」。官方嘗試說服引進的將只有資金，而不會有任何唐人街的可能。後來，還有立場較謹慎的質疑聲音在政治界傳開，時任俄國公正黨(Справедливая Россия; Spravedlivaya Rossiya)副

¹⁸ 同註4。

¹⁹ 金雨時，〈「上實發展」「波羅的海明珠」項目文化設計思考〉，《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2010年6月8日，<<http://www.yiju.org/newshow.asp?ID=330>>。



主席米特洛范納夫 (Алексей Митрофанов; Aleksei Mitrofanov)於2009年8月3日接受中國鳳凰衛視的採訪時表示：「作為中國人的朋友，我應該勸導中方投資人，先研究一下俄羅斯的市場和官僚程式」「（投資方）也可以包裝成商業行為等等，（國情）如果是透明的，那麼可以文明地認定這是一種政治行動考量」。但這些保證當時似乎仍未能說服那些持極端反對意見者。持反對立場的民眾對上述的說明仍懷有疑懼，就如聖彼得堡的那位市議員堅信，「中國人不過是在俄羅斯領土進行曲線擴張」。²⁰

伍、認同新中國—再現歐洲生活 VS 抑制中國元素

遭遇當地居民對中國投資工程項目的質疑和反對行動，聖彼得堡市政府和中方公司皆展現非常嚴肅的態度，並以聯手公關宣傳的方式做了大量工作，試圖改變人們的看法，使當地居民接受《波羅的海明珠》。首先，地方電視台和報社記者時常被邀請到工地參觀，介紹「波羅的海明珠」的修建方案；甚至也邀請當地市民到工地參觀，展示和表演社區的管理科技應用。目的是使俄羅斯民眾相信修建《波羅的海明珠》不是來入侵或占領俄羅斯的。中國公司持續傳送的主訊息採用與前述習近平的講話非常類似的語調：該工程是為聖彼得堡市民造福的，畢竟該工程的唯一效益是為聖彼得堡市民提供大量的高水準住宅，創造上萬個就業機會，還將帶動聖彼得堡房地產及相關產業的發展。

第二個宣傳重點上：強調項目的全球和俄羅斯本地夥伴。《波羅的海明珠》雖是上海海外聯合投資公司駐彼得堡的子公司負責承造，投資者強調並非所有的設計和建築工作都由中國的專業人員掌控，強調整個計劃的設計與建築施工

²⁰ 該中文報導引用俄文資料轉譯，對該市議員所指或許用「迂迴性的擴張計畫」來理解更為恰當。關於米特洛范納夫的專訪可見中評社，〈俄杜馬：因國家安全考慮俄不宜建「中國城」〉，《中國評論新聞網》，2009年8月3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0/3/8/4/101038417.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038417>。



上，有許多俄方與來自全世界的團隊投入。大部分項目都是該公司和其俄羅斯合作夥伴共同研究、合作下完成的。除了以「俄方專家指導俄化，中方人員實施設計」為原則，其俄方主要合作夥伴包括：封閉式股份公司《彼得堡城市規劃科研設計院》（ОА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ипотеч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米丘列夫建築設計院，馳騁（«Архитектурная Мастерская Цыцина»），列寧設計院（ОАО «ЛЕННИИПРОЕКТ»）。除此以外，還有幾間世界知名設計公司也參與了項目建設，項目各地塊建築安裝工作則由俄國的《濱海建築公司》完成。²¹

第三個重要的詮釋行動在於利用工程景觀塑造的文化認同。從文化背景理解這一個建設計畫，它面對的是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歷史，不同文化，不同城市下的文化情感詮釋，也因此成爲一個敏感又帶有象徵性挑戰的設計作品。波羅的海明珠公司特意迴避任何「唐人街」的典形意象和做法，在項目規劃過程中，中方要求計劃設計單位須「考慮」俄羅斯人的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考慮」當地人對歐洲生活方式的需求，避免修建成俄羅斯人容易反感的「唐人街」或「中國城」。所以在工程的命名上，就沒有叫「中國城」，而是採用了與當地地理位置結合的「波羅的海明珠」。而這個理念也成爲中方特意宣傳的重點，於是「《波羅的海明珠》展現的是一種全新的、歐洲的生活方式，中國人在項目的建設中既注重對俄羅斯文化與歷史的尊重和傳承，又注重借鑑現代國際規劃設計理念和最新成果」。²² 換句話說，中方刻意避免取具中國味的名字，避免具中國意象的設計，

²¹ 按該計劃中文官網所載，例如英國的 ARUP and OMA, HOK, SWECO, STUDIO 44 等皆參與，但其部分合作內容為何無以查證。參考《波羅的海明珠官方網站》，<<http://chin.bpearl.net/contacts/exchange>>。

²² 張光政，〈中俄雙方互利雙贏的「波羅的海明珠」〉，《人民網》，2006年8月23日，<<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030/4735085.html>>。計劃官方網站也有「共同構建一幅磅礴的歐洲生活畫卷。擁有大海，就擁有整個世界。在這裡白天您可以來到芬蘭灣的海邊，戴上太陽鏡，開啟 mp3，往沙灘上一躺...體驗人居理想的嶄新高度」。在廣告用語背後，是中國建商認同的歐洲文化，更反映著他們認定俄羅斯人憧憬這樣的歐洲生活。



以免落實俄羅斯民眾的疑懼，激起更清晰的中國威脅危急感。

然而也是在這點上，其宣傳內容反映出中方對歐洲文明的想像與詮釋已經到了天馬行空的地步，其內容上處處可見諸如「未來社區將擁有歐洲生活方式的精華元素，如匯聚奧地利的音樂和美酒、法國的浪漫和情調、德國哲學一樣的品質、丹麥的平等、希臘雅典愛琴海岸線上的音樂、舞蹈和陽光、荷蘭開放悠賢的商業精神和生活態度」。²³ 仿佛開發商真的相信，歐洲文明是可以在當代中國資本手上複製並提供的。

第四個也是最重要的決定是，承諾限制中國人入住比例。為了盡一步打消彼得堡居民對出現「中國城」的疑慮，中國建商同意在合約裡加上，將來生活在社區裡的中國公民不會超過 1%，且只會是菁英份子。²⁴ 這個條款的訂定無疑是非常關鍵的特殊保證。公司特別在官網裡針對常見質疑回答，當被問到：「波羅的海明珠有中國投資，是不是建設給中國人住的？」網站所提供的回答是：「項目由中國人投資的，但並不意味着綜合體將來有很多中國移民。這是具有現代化、生態化、人性化、歐洲化風格的超大型社區。《波羅的海明珠》作為在俄羅斯最具聲望的綜合開發項目之一，毫無疑問，我們首要的目標客戶當然是聖彼得堡，是俄羅斯人。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謂中國人優先的說法，我們所制定的銷售方案沒有給中國客戶制定任何優惠和降價條件，而且在目前階段，也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遞交住宅購買的申請。中國開發者在這個項目的地位，主要是投資者和建設者，而社區建成是為了彼得堡市民」。透過這樣主動「限制」中國人民移住的可能性，中國投資方相信，《波羅的海明珠》項目

²³ 劉宏、王忠，〈用建築雋刻俄羅斯復興的印記—持筆波羅的海明珠計劃有感〉，《豆丁網》，2006年，<<http://www.docin.com/p-234224156.html>>。

²⁴ 聖彼得堡市建築研究與設計院院長尼克欽 (Сергей Никитин) 接受俄羅斯雜誌 *Огонек* 專訪表示，資料來源同註 15。中文訪談資料可參考李垂發，同註 13。



正得到越來越多俄方人士的積極評價。比照現實發展，聖彼得堡市的抗議聲浪已然消退，計劃也持續發展，更不用說已有不少民眾向該計劃訂屋並入住。

上述四點中，前兩者可歸類為一般性的溝通宣傳，雖然其特定說明已過於美化這個計劃的性質，以至於中國投資的商業利益竟然像完全不是中方主要考量，而這些說明畢竟是爲了扭轉中國資本只服務中國利益的疑慮。後兩者則顯露值得分析的民族想像建構過程。正如一則中國報導的標題：「明珠」投資新思路－中國人投資的「外國城」，非常貼切的說明了此計畫的策略方針。²⁵從中國特別選定遠在波羅的海濱的聖彼得堡市爲戰略投資標的，即可發現中國政治經濟精英不僅是要發展兩國經濟合作關係，更要藉由此計畫證明當代中國對歐洲文明的貼近。因此中俄雙方高層所謂的「居民不再誤解」，已經是立基在中方承認了中國人形象出現在該市，的確能挑動敏感神經。

更深層的看，中方相信其設計思維體現其對俄羅斯人的民族想像的穿透力，開發商甚至期許必須爲建構新中國形象而精準掌握其投資對象的民族文化特性。換句話說，現代化下的進步中國，亦將俄羅斯人文化認同也區辨出來，尤其後者的認同特性具備「一種歐洲情結，成了俄羅斯自上而下，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生活的普遍認同。俄羅斯雖然傾向西方，尤其鍾情于歐洲，但他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底蘊、政治體制以及倫理價值體系，這註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融入西方。他只可能在西方的疑忌中，在東、西方之間搖擺。這種文化形態只是一種過渡的文化形態，但卻可能持續較長的時間」。²⁶

於是此一戰略投資項目從這裏延伸出文化認同的對話與轉移的課題。所以一方面是在這個商業投資中的合作內容上，順利地排除中國城意象以減少俄國民眾的排斥。另一方

²⁵ 唐韻、熊一峰、王若景，〈上海產業巨頭 13 億美元海外造城〉，《中國經濟周刊》，第 16 期，2006 年 4 月 24 日，頁 46-47。

²⁶ 同註 18。



面，又可能有中方刻意淡化俄國人角色，以強化顯現中國文明水平「已能走出中國」，樹立對新中國的認同。而「歐洲認同」則扮演為降低中國威脅論的承載客體—藉由中國(營建資本)，位處歐洲的俄羅斯不僅能看到歐洲，還能得到歐洲(居住水平)。

陸、民族光榮—「他者敘述」中的控制性

上海海外聯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包季鳴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們不僅僅要提供給聖彼得堡市民，提供給俄羅斯這樣一個社區，而且要通過這個戰略平台，作為中國人在俄羅斯走出去的一個大平台」。中方媒體的宣傳將此一計劃勾勒成構建新中國形象的再造平台，但其對象之一也包含中國民眾（讀者），明白顯示出中國選擇這個戰略投資項目，不僅僅是要給「他族」中國崛起的形象，也要在「我族」之前樹立民族菁英意欲呈現的「民族光榮」。²⁷

於是中方的宣傳樣板憑藉中國媒體對國家政策的高度配合，不同時間不同記者的採訪卻能出現相同的「文本」。其文本中樣板角色是項目中一位俄方工程師「安德烈」說，「中國人在項目的建設中既注重對俄羅斯文化與歷史的尊重和傳承，又注重借鑒現代國際規劃設計理念和最新成果。」以及另一位參與的女性俄國工程師「阿洛娜」說：「俄中雙方在這個項目上的合作讓我感到中國人的真誠。這個項目將把中國優秀的東西帶來，希望這裏能夠成爲一個窗口，讓人看到中國經濟騰飛的奧秘」。甚至有記者的採訪更強調：「在當地人中間沒有不知道《波羅的海明珠》的，你走在大街上，隨便問一個聖彼得堡人，他們都能對《波羅的海明珠》的事說上幾句，甚至有的人還能發表點看法，真可謂是『家喻戶曉』」。中國記者們便以此結論：「此次在聖彼得堡了解和聽到的是對《波羅的海明珠》的一片讚揚之聲，無論是從政

²⁷ 資料搜集過程中意外發現，不同中國記者在不同的參訪行程竟然都寫出採訪文字內容高度相同的發文，某種程度上也映證對這計畫的宣傳是一種中國官方對重塑「中國人」形象的集體想像工程。



府領導人的態度，還是從普通市民的回應，都鮮明地反映出他們支持中國興建《波羅的海明珠》、期盼中俄合作成功的願望和心情」。²⁸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投資者與政府主控的媒體在這些宣傳溝通策略下，如何呈現出「新中國人形象」？表面上，是中國人從過去的文明已走入新文明，因此外人無需懼怕甚至歡迎。如果是，這和傳統俄中關係下的中國威脅論有什麼樣的關聯？還是，這個計劃項目中的中國人，和其他地區裡的中國人不同，只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案例？回到中國社會多元性的現實，俄人眼中來自中國的「非法移工」和「投資者」所隱含的「多種中國人想像」，是否不利於中國資本打造新中國認同的平台？換句話說，整個計劃案背後反映的是，中國的政治與經濟菁英應否在世人面前營造一種特定的中國人形象？

在條款與保證的背後，中國方面的低調評論多少反映出這個「俄中關係典範」下隱含的「資本-民族認同」控制關係。一位中國學者表示上述所謂「1%條款」，限制中國人在此居住將不到 400 人，事實上是表現出波羅的海明珠項目的協議中有「一條歧視性的奇怪條款」。²⁹由此可見，雙方高層重視的這個戰略合作項目，之所以能典範式的成功消除對該工程建案的質疑，所需要的不只是承載歐洲文明的高品質建物，更為關鍵的因素恐怕在於這個具體限制中國人簽入數量與遷入社會身分的保證。也就是說，「中國城」負面形象地消除，乃至於中國威脅的消除，是一系列「聯結歐洲認同」與「抑制中國因素」下的產物，而不再是原來意義下的民族形象的交流與接納。問題在於，中國資本為何接受中國人移居是一種應抑制的負面形象，願意主動限制移住勞工的權利？難道說中國威脅的確以某種條件潛在著？

²⁸ 同註 13。

²⁹ 同註 4。



一直以來，俄羅斯內部原本就有相當多的學者專家指出中國威脅論並不存在，或只是個迷思的另一種說法。俄羅斯與國際上的研究者就經濟社會形勢調查，認為這些遷徙的中國移工因本國境內的就業問題而移動，但大部份的人並未選擇出國，因此根本不會有中國移民向俄羅斯大量遷徙的可能。³⁰ 更有極具權威的俄羅斯移民研究中心學者紮伊翁奇科夫斯卡婭(Жанна Зайончковская; Zannaia Zaionchkovskaya) 預測，為實現今後 20 年的經濟發展，俄羅斯每年需增加 80 萬移民。「如果我們拒絕接受移民，那麼現在 40 歲的俄羅斯人將根本無法指望增加退休金」。³¹

若依以上觀點，中國投資方或許在此案上可以選擇的是澄清中國人口擴張的迷思，而不必然是本文所分析的另一種途徑。但現實上，作為一個戰略投資項目，中方是延續其 1999 年起推動的「中國走去」戰略：透過經濟上的生產，醞釀對中國的認同、接受中國的崛起，在政治、經濟、文化、情感上展演新的典範。中國房地產文化研究者金雨時就用生動而通俗的話道出政治經濟菁英的目標—「對當代中國認同，對當代中國人服氣」。³² 刪除不同背景身分同胞的存在意象，換取對菁英階層所建構的中國文明崛起，是俄中關係典範的代價。

這樣的互動建構過程當然對兩國的政治決策有所影響。對俄國政治高層來說，新中國形象的認同路徑正好切合其後續對中關係的政策鋪陳。2007 年初，俄羅斯通過新《移

³⁰ 已故的俄羅斯外交官，漢學家羅高壽(Игорь Рогачев)，是批評中國威脅論最為著名的專家之一。其觀點可見於 Сергей Митрофанов,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сосед,”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No. 1-2 (144-145), Января 22, 2007. 另有類似觀點及 Михаил Юрьев, “Правда и мифы о Китайской угрозе,” *Профиль*. No. 1 (557), Января 4. 2008. 也有從移民調查角度出發，見 Maria Repnikova, and Harley Balzer, *Chinese Migration to Russia: Missed Opportunities*.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09).

³¹ 轉錄自于曉麗，〈俄著名人口學家紮伊翁奇科夫斯卡婭的移民觀〉，*《西伯利亞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2010 年，頁 76-79。

³² 同註 18。



民法》(ФЗ "О миграционном учет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и лиц без граждан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On Migrational Registration of Foreign Citizen and Person without Russian Federation Citizenship)，禁止外國人士在俄國境內從事零售買賣，大約有十萬名從事零售業的華裔因而被迫離境，其中又以俄屬遠東(Российский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Russian Far East)所受衝擊為最。是以有論者認為「俄中雙方極力淡化新移民法衝擊之詞實為欲蓋彌彰，其交織呈現的意涵為：遠東區產業結構失衡迄今仍在，而當地「黃禍論」(Жёлтая Опасность; Yellow Peril)的疑懼依舊方興未艾」。³³而相關調查顯示六成以上民眾認為在西伯利亞與遠東區的中國企業及勞工對國家構成危害，並應加以設限。³⁴兩者乍看似有矛盾的連動關係，只因俄國高層因應大選取悅選民為較合理的解釋。毋寧說，中國政治經濟菁英選擇的新中國認同途徑，配合著俄羅斯政府的戰略考略：取得基礎建設資金投入，又能成功限制大量華人移居或進入市場，構成其俄中友好關係下的最有利選擇。

就未來發展而言，中俄雙方在此一項目上的聯合性政治建構雖然消除了直接的威脅感，然而中國作為市場上的經濟競爭者，尤其是特定產業部門在俄羅斯市場上的勢力，部分俄羅斯市場分析家強調中國建商若能在俄羅斯市場自由進入，很快會靠著快速但無保障的建成品質打敗俄羅斯建商，其後果恐怕也能帶來社會不穩定，包括俄國公司破產，失業，中國移民，最終還將影響政府的支持度。這樣的威脅感仍然讓部分中國威脅論的支持者持之以為證據。³⁵但無疑

³³ 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問題與研究》，第48卷第2期，2009年，頁107-144。

³⁴ 全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All-Russian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Study), 「俄羅斯人希望與中國友好,但保持距離」(“Россияне хотят дружить с Китаем, но на расстоянии.”) *Пресс-выпуск* No. 674 (Апреля 16, 2007), <http://wciom.ru/arkhiv/tematicheskii-arkhiv/item/single/4399.html?no_cache=1&cHash=f449ec5302>.

³⁵ Олег Чувакин, “Китайская Россия,” *Topwar.ru*, Июнь 14, 2012, <<http://topwar.ru/15327-kitayskaya-rossiya.html>>.



的，屆時中國威脅的主論調應該是從人口擴張疑慮轉移為兩國資本間的競爭壓力。

柒、結論

從傳統宏觀的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分析的角度處理中國威脅論，我們看到的是政治領袖與智庫在戰略關係上的博弈，或是自然資源與金融資本間的交換考量，又或只是公眾輿論或政治修辭上的交鋒。在這篇個案研究短文中，作者透過民族想像的社會建構論途徑，補充中俄兩國關係研究領域下較難捕捉詮釋的一塊：在兩國關係的變化中，關鍵的異民族想像如何在場域交錯的編織下變動，成為兩國合作關係詞彙下的現實載體？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建築開發資本在中國威脅論的背景下如何「拆除—建設」出異族樂於接納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完成中俄兩國戰略夥伴關係的實踐。

第五與第六節呈現的分析中，我們看到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努力從中國投資計劃下手所欲構建的中國新認同，自然涉及到是否改變另一種中國人形象的存在？本文發現中國威脅從一種對異族入侵並擴張的恐慌，到作為一個戰略性投資項目下不同考量互動下的產物。過程中政治精英與新興商業資本合作，將外族認知的單一負面形象，刪減中國崛起後其社會原已形成的多元「中國人圖像」，意圖形塑為依特定形象打造的新認同。從表象看來，俄國精英歡迎並協助此案，《波羅的海明珠》計劃陸續完成，民眾也陸續入住，所謂中國威脅論之影響是消失；然而其深層基礎是資本在兩國關係裡的運作邏輯，排除了其他形象中國人的存在。也正因如此，在此案例中，中方看起來的成功，卻已偏離「中國人」以一個整體但由多元形體構建的認知，被俄羅斯社會以開放的姿態接受。換言之，在這個典範上成功消除的中國威脅是立基於俄羅斯對歐洲的渴望，以及俄羅斯建築開發資本本身的限制，再加上中國資本對中國因素與中國移民的限制，最終建構為滿足雙邊成功合作的產品。



更重要的是，表面上看來整個計劃背後呈現是中方的民族意象建構過程，對俄國來說，其外象看似俄羅斯政府與其民間訴求呈現差異，在戰略移動上卻有巧妙地呼應。俄國政治高層成功的實現其「以經濟政策歡迎中國資本，以社會人口政策排除中國移民」。就在波羅的海明珠工程開始後，俄羅斯政府於 2007 年通過新《移民法》，其中制度性限制和此商業合同上的規定，都展現出同樣的控制性。若未能考察上述兩種移動過程中的力量來源，那麼由上層往下捕捉新現象下的所謂俄中關係，很容易陷入取其「名」而未知其「形」的盲點。



參考文獻

中文

- 《波羅的海明珠項目》，官方網站，<[http :
//chin.bpearl.net/company/preference/](http://chin.bpearl.net/company/preference/)>。
- 于曉麗，2010。〈俄著名人口學家紮伊翁奇科夫斯卡婭的移民觀〉，《西伯利亞研究》，37卷1期。頁76-79。
-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聖彼得堡總領事館，《中國人在俄羅斯聖彼得堡托起「波羅的海明珠」》，<[http :
//saint-petersburg.china-consulate.org/chn/dtxw/t269472.h
tm](http://saint-petersburg.china-consulate.org/chn/dtxw/t269472.htm)>。
- 中評社，2009/8/3。〈俄杜馬：因國家安全考慮俄不宜建「中國城」〉，《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 :
//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0/3/8/4/101038417.
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038417](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0/3/8/4/101038417.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038417)>。
- 王奕超，2010年6月12日。〈俄羅斯對中國的經濟戰略－以遠東地區區域整合為例〉，「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理論與實務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 羅燕明譯，Andrei Ostrovsky，2004。〈中俄經濟改革比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3期。頁122-126。
- 李垂發，2008/6/6。〈中國建「波羅的海明珠」工程受到俄羅斯人的稱讚〉，《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和規劃協會》，<[http :
//www.ciodpa.org.cn/Detail.asp?ID=1151](http://www.ciodpa.org.cn/Detail.asp?ID=1151)>。
- 金雨時，2010/6/8。〈「上實發展」「波羅的海明珠」項目文化設計思考〉，《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http :
//www.yiju.org/newshow.asp?ID=330](http://www.yiju.org/newshow.asp?ID=330)>。
- 香港文匯網，2013/3/23。〈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演講全文〉，<[http :
//news.wenweipo.com/2013/03/23/IN1303230072.htm](http://news.wenweipo.com/2013/03/23/IN1303230072.htm)>。
- 唐韻、熊一峰、王若景，2006。〈上海產業巨頭 13 億美元海外造城〉，《中國經濟周刊》，16期。頁46-47。



- 張光政，2006/08/23。〈中俄雙方互利雙贏的「波羅的海明珠」〉，《人民網》，<[http : //world.people.com.cn/BIG5/1030/4735085.html](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030/4735085.html)>。
- 陳季冰，2008年09月1日。〈人口、資源、環境威脅〉，《下一站，中國》。文匯出版社，<[http : //data.book.hexun.com.tw/chapter-2896-4-10.shtml](http://data.book.hexun.com.tw/chapter-2896-4-10.shtml)>。
- 董曉陽，1999。《俄羅斯利益集團》。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
- 劉宏、王忠，2006。〈用建築雋刻俄羅斯復興的印記—持筆波羅的海明珠計劃有感〉，《豆丁網》，<[http : //www.docin.com/p-234224156.html](http://www.docin.com/p-234224156.html)>。
- 劉蕭翔，2009。〈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問題與研究》，48卷2期。頁107-144。

英文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Repnikova, Maria and Balzer, Harley, 2009. *Chinese Migration to Russia: Missed Opportunities*.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 Wang, Xiaolu, 2009.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Transition in China and Rus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China Economist*, Vol. 4, No. 2. pp. 52-61.
- Wendt, Alexander, 1987.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pp. 335-370.
- Банкфакс, 2006/09/18. "200 миллионов Китайцев готовы выехать из КНР в Россию," *Банкфакс*, <[http : //bankfax.info/news/37798/](http://bankfax.info/news/37798/)>.
-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2007/04/16. "Россияне хотят дружить с Китаем, но на расстоянии," *Пресс-выпуск* No. 674, <[http : //wciom.ru/arkhiv/tematicheskii-arkhiv/item/single/4399.html?no_cache=1&cHash=f449ec5302](http://wciom.ru/arkhiv/tematicheskii-arkhiv/item/single/4399.html?no_cache=1&cHash=f449ec5302)>.



- Илья Снопченко, 2005/04/01. “Народ против поднебесной: митинг у ТЮЗА,” *Невастройка*, <[http : //nevastroyka.ru/1/1137/](http://nevastroyka.ru/1/1137/)>.
- Коломенцев, Алексей, 2005/02/10. “Народ против ‘Балтийской жемчужины’,” *Деловой Петербург*, <[http : //www.dp.ru/a/2005/02/10/Narod_protiv_Baltijskoj/](http://www.dp.ru/a/2005/02/10/Narod_protiv_Baltijskoj/)>.
- Меркулов, Спиридон, 1911. *Вопросы колонизации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СПб: [б.и.].
- Митрофанов, Сергей, 2007.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сосед,”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N 1-2. pp. 144-145.
- Рудницкая, Анна and Ромашекова, Татьяна, “Желтый всадник,” *Огонек*, <[http : //www.ogoniok.com/4910/5/](http://www.ogoniok.com/4910/5/)>.
- Ступин, Илья, 2006/11/27. “Сегония-подряд, завтра-главкитайстрой,” *Эксперт*, 44 (578), <[http : //expert.ru/expert/2006/44/v_rossiyu_idut_kitayskie_stroiteli/](http://expert.ru/expert/2006/44/v_rossiyu_idut_kitayskie_stroiteli/)>.
- Финмаркет, 2012/03/15. “Стратегия-2020: Китай-главная угроза для России,” *Финмаркет*, <[http : //www.finmarket.ru/z/nws/hotnews.asp?id=2812360](http://www.finmarket.ru/z/nws/hotnews.asp?id=2812360)>.
- Чувакин, Олег, 2012/04/14. “Китайская Россия,” *Topwar.ru*, <[http : //topwar.ru/print:page 1, 15327-kitayskaya-rossiya.html](http://topwar.ru/print:page1,15327-kitayskaya-rossiya.html)>.
- Юрьев, Михаил, 2008. “Правда и мифы о Китайской угрозе,” *Профиль*, No. 1 (557), <[http : //www.profile.ru/items_25118](http://www.profile.ru/items_25118)>.



A Vanished Threat of Chinese Expansion in Russia? A Case Study of “Baltic Pearl Project” in Saint Petersburg

Shih-Hao Kang*

Abstract

The 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have been highly endeavored over the last decade, which reached a level lately as both sides welcome the adoption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 urba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initialed in 2003, known as the Baltic Pearl project, was the biggest single foreign investment ever in Saint Petersburg. The project is considered by the political and business elites from both countries as not only presenting a unique investment prospect but also reflecting China’s recent ambition in reproducing European life quality. By that today’s China is considered advanced with her market competence. Saint Petersburg’s local residents had serious doubt about the project instead of showing trust and support, for their fear of a Chinatown growoing within the city would be the following product of the Chinese investment. It was only through a well-managed PR campaign, then the project started with meeting no further confrontation. Through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of invastigating the elelments under the Chinese threat atmosphere, the article is to explore more identity politics making for Russians to adopt the new Chinese image.

Keywords: Chinese Threat, Social Construction, Capital, Identity Politics, Imagined Europe

*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